

# 口语习用语 功能词典

*A FUNCTIONAL DICTIONARY  
OF COLLOQUIAL EXPRESSIONS  
IN CHINESE*

常玉钟 主编

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

# 口语习用语 功能词典

A FUNCTIONAL DICTIONARY  
OF COLLOQUIAL EXPRESSIONS  
IN CHINESE

曹正传 主编

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

# 口语习用语功能词典

常玉钟 主编

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157 号

口语习用语功能词典

常玉钟 主编

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北京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邮政编码 100083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通县京华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9.4375印张 235千字

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3150册

ISBN 7-5619-0246-8/H·181 定价: 7.25元

# 口语习用语初探

## (代序)

常玉钟

### 1. 问题的提出

在口语交际中，有这样一类语句，功能多样，使用广泛，我们在交际中，每时每刻都要使用到它们，以至于习以为常，感觉不到它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然而真要说一说它们的含义、功能，也还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说得很准确、清楚。这是因为这些语句的含义，常常不能凭构成成分的语义和语法上的逻辑义推导出来。例如话剧《雷雨》第二幕中出现的“谁知道”、“你看你”、“就这样”、“顶好”、“告诉你”、“[A]也好，[B]也好”、“对了”、“不敢说”、“说是”、“有一天”、“放[A]点”等等，即可为例。

笔者在《口语习用语略析》(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1989.2)一文中，曾把这类语句称之为口语习用语。这是考虑到它们是在口语交际中产生，并且多用在口语中，以及接近口语体的文学作品中。(为叙述方便，以下简称其为习用语。论及具体语条时，例句从简，请参见词典正文。)

现在我们对习用语是既熟悉而又不熟悉。因为我们对它的认识，还未从必然王国，到达自由王国。我们还常只是从感性上认识到习用语的存在和实用价值，但这是不够的，还必须通过对习焉不察的语言现象的考察和研究，把握住习用语的实质和特点，作出理论上的解释，找到理论上的支点。这就会涉及到语用、语义、语法等各个层面。因此，这一研究不但具有实用意义，而且具有理论意义。

### 2. 动态的观察视角

从历时的角度看，语言的语音、词汇、语法，均是历经了上古、中古、现代的变化。从共时的角度看，共时状态下的语言现象，一方面呈现出经过历时发展后的静止状态，另一方面，这种静态并不是绝对静止的。它时刻处在运动之中，酝酿着出现着新的变化。

从语言的结构形式和意义、功能的关系来看,语言是交际工具,一定的词汇和句型总要表示一定的意义。形式和意义是统一的,但这种统一却不是一成不变的,而是一种动态的相对的统一。

在这个问题上,语用学打开了我们的眼界,使我们在研究语义(符号和符号所指对象的关系)、语法(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)之外,又看到了一个新的领域——研究符号解释者和符号的关系,研究词语、句子言语使用上的意义,即语句在本身的意义以外的语用含义。我们不仅要知道说话人说了什么,还要明白他说的意味着什么,用它表达什么。

语用含义常是和用以表达的语句的表面义不相一致的,是浓缩的、暗示的、隐含的。说话人使用的可能不过是普通的词语和句型,却可以表达出言下之意、弦外之音,而且常显示出言外之力,以影响他人或约束自己,即以言行事,收言后之果。例如,当我们看到某个佩带着校徽的学生,在公共场所扰乱公共秩序,我们对他说:“看看你的校徽。”这时,我们这句话的语用含义是:你是一个青年学生,应带头遵守公共秩序啊!这句话的表达就是一种话语行为,是要制止对方的不良行为,使其遵守公共秩序。

语用含义又是随语境而变化的,在语境中才能确定的,听话人需根据所处语境,越过说话人所说的话语的表面义,理解、判断话语在某一具体语境中的真正含义。

例如,某A向某B说:“(他)还在那里坐着哪!”同样是这句话,在不同的语言环境,可有不同的语用含义:

① “他”是A的照看、护理对象,A向“他”的亲人B转告“他”的情况。这时A的话的语用含义是:放心吧,他很好,没有问题,我会很好地照看他的。

② “他”是A所不满的对象,A对“他”总坐在那里不走,感到厌烦而又无可奈何。此时A对B诉说的话的语用含义是:这个人真讨厌,坐在那里不走了。

③ “他”是A急于寻找并有所求的对象,A对“他”还坐在那里感到高兴。这时,A的话的语用含义是:他还没走哪!太好了,我可以把自己的事和他谈谈了。

我们可以说，话语交际中语句形式和它表示的意义的统一，常是在动态的变化中，由语用含义体现出的一个个相对的临时的统一实现和完成的。

### 3. 凝固效应——口语习用语的形成

如上所述，某一语句形式在言语交际中表达着某种语用含义，是随语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；反过来说，语用含义和语义不同，它并不固定地依附于某一语句形式，相同的语用含义可用不同的语句形式表达。

但在言语交际中有这样的现象——某人在某种语境用某一语句表达了某种语用含义，这一个别的暂时的表达方式，可能被其它人仿效。这样，不同的人，多少次地用同一语句，在类似的语境，表达某一相同的语用含义。久而久之，约定俗成，个别的、暂时的表达方式变成了普遍的长久的。于是，某一语句在某种语境中的某种语用含义，固定依附于这一语句，与之凝结在一起，变成它的固有含义。这语句的形式也更趋固定化。语用含义被语句形式静态化、形式化、凝固化了，产生了由动态到静态的凝固效应。如同词语的比喻用法演变形成词语的比喻义那样，共时的、动态的语用法，经过历时演变，也变成了静态的语言事实。

使用同一语言的人，在某种语境听到这类凝结着隐含着某种特定的语用含义的语句时，不需解释就明白它所表示的是语句的表面义之外的某种语用含义。比如，A夸奖B的房间布置得很漂亮，B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！”A绝不会以为B是在问什么地方漂亮，而知道B是在表示谦虚。再如，当父亲对儿子说：“要考试了，快复习功课，把电视机关上！”儿子说：“再看一会儿，行吗？”父亲说：“你看着办！”这时，儿子不会误认为父亲真地给了他自由决定的权力，而知道不关上电视是行不通的。这就是说，表示谦虚和暗示对方服从自己，这两个特定的语用含义，已经分别和“哪里哪里”及“看着办”建立了固定的联系；这两个语句的形式也固定了下来。

至此，可以说我们初步摸索到了习用语形成的过程；也初步了解到了习用语和成语、俗语、惯用语等其它熟语的区别——习用语是在语言环境的媒介、催化作用下形成的，这一演变过程的实质是“语用法约定俗成后成为固定

的词汇和语法事实”；习用语的含义是受到一定语境制约的，是和习用语的结构形式形成固定联系的，因此是特定的语用含义。

习用语的语用含义，当然也具有浓缩性、暗示性、隐含性，也具有言语行为的功能意义，比如，“就是嘛”、“那倒是”表示肯定；“谁知道”、“算老几”表示否定；“别这么说”、“放[A]点”表示祈使；“得了”、“好了”可表示制止；“包在我身上”、“没说的”可表示承诺；“总有一天”、“等着瞧”可表示誓愿；“有你的”、“有两下子”可表示赞许；“过奖了”、“不敢当”表示应酬、客套；“别提了”、“让我说什么好”可表示感慨；“这样吧”、“依我说”表示发表见解、主张，等等。

应该说，习用语并不是今天才有的，例如《红楼梦》第32回中就有“还说呢”、“就是了”、“又来了”、“说是”等习用语出现。只是我们过去没有明确认识到话语的语用含义这一范畴，当然对习用语的存在及其特点，也就远不如对其它熟语那样留意。

#### 4. 习用语的确认和筛选

习用语应具备三个条件：表达的应是受一定语境制约的语用含义；其结构形式和含义形成了固定联系；构成成分和组合形式固定。

##### 4.1 形式固定——确认习用语的外部静态标志

从第3节所述习用语的形成过程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是由于经常地表达某种语用含义，才使得用以表达的语句形式，有了特殊的价值和生命力。形式和其所表达的含意的联系的加强，是一种动因，促使形式本身的固定化程度也不断提高。随之而来的是习用语的产生。

与此相反的情况是：语句的形式和含意的联系，是个别的、随境而变的，其形式也就不具备固定下来的动因，它也就没有成为习用语的可能。

因此可以说，凝结了一定语境中的某种语用含义，是语句形式能固定化的重要动因。而语句的固定的形式，是习用语的外部的静态标志。某一语句，如果其形式是基本固定的，而又表达着某种语用含义，就可以假设其形式和这含义存在固定联系，就可以把这语句列为习用语的候选条目。

对于形式固定下来的语句的固定性、习用性，人们在认识上要有一个从不明确、不熟悉，到明确和熟悉的过程。我们不但要善于收集那些固定性、习用性很强，人们熟悉的成型的习用语，而且还要善于在动态的言语交际中“动中求静”，发现、捕捉那些固定化程度较高，而人们尚未明确认识其固定性、习用性的语句，确认其为习用语。我们试看：“倒要看看”、“[A]到[B]头上来了”、“还是那句话”、“还不行吗”、“你呀你”、“说过多少遍”、“我就不信”等等语句，其形式是否具有了基本固定的特征呢？这是否和它们长期用以表达并凝结了某种语用含义有关呢？是否应确认这些语句为习用语呢？这又需要进行“静中求动”的语用含义的发掘工作才能决定。

#### 4.2 发掘语用含义，确认习用语

筛选习用语时，从语句的形式是否固定着眼，这是“动中求静”，而最后的确认，又要从发掘、鉴别语句是否凝结了某种语用含义入手，这可说是“静中求动”。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环节。

所谓静中求动的发掘，就是通过例句资料，把初步认为是习用语的语句，放在它所出现的动态交际的语境中，反复体会、揣摩：鉴别它是否表达着语用含义；发掘它表达了怎样的语用含义；利用众多例句资料，证实语句的形式和所表达的语用含义的联系，不是个别的、不固定的，而是凝固为一体的联系；力求准确地将语句出现的语境和表达的语用含义描写出来。这样，我们对语句的语用价值，才有了充分的认识，它的习用语的资格，才能最后确认。

##### 4.2.1 避免习焉不察

我们之所以要对习用语的候选条目，对习用语资格有待确认的语句的语用含义进行发掘，是因为当某一语句形式和它所表达的语用含义，逐渐凝结为一体时，人们常常觉察不出这一事实的形成。即或感觉到某一语句常以固定形式出现，也往往没意识到它表达的是语用含义，而语用含义又具有隐含性，人们常常只可意会，不能言传。因此，必须对这些语句的语用含义细心发掘，才不致遗漏了实际存在着的某个或某些个习用语。

例如“当着[A]的面儿”，人们在日常交际中常使用

它，但它的字面义之外是否含有某种语用含义呢？经过发掘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它常表示说话人认为 A 能起到制约作用或公证的作用，因而以“当着[A]的面儿”作为信誉保障，对听话人或说话人自己，提出某种要求或加以约束。

又如“到头来”，常用来表示经过一番努力，却得到令人失望的结果，含有感叹或不满的意味。

再如“别忘了”常表示从身份、时间等方面提醒对方，以达到在论争中抑制对方、战胜对方的目的；还常表示从教训、经历等方面提醒对方，以使对方接受自己的劝告或意见。

类似的习用语还有：“让我说什么好”、“有完没完”、“总有一天”，及 4.1 节中提过的“倒要看看”等。

这样的习用语，从形式到含义，可能还未引起人们的广泛的注意和兴趣，但它们形式固定，表达了一定语境中的语用含义，形式和含义已经建立了固定联系，我们应当确认它们是习用语。

有些语句，我们对它们的固定形式已经有所注意，但对它们的含义，还常停留在语义的理解，而未把握它们的语用含义，或挖掘得不够深，因而并没有意识到它们是习用语。

如“爱[A]不[A]”，我们通常认为它是表示任凭、听任，即表示说话人对于“A”或“不 A”不予理会，并含有不满；但它还有另外一个含义：对听话人“A”或“不 A”表示不满。例如，说话人说：“这可是总经理的指示，上班时间不准打私人电话，我告诉你了，你爱信不信，爱打不打。”这里的“爱信不信”是对听话人的“不信”不满，而“爱打不打”是对对方“打”不满。这样，我们对“爱[A]不[A]”含有语用含义更加明确。

再如“不冷不热”我们通常只从语义上理解它，认为它表示既不冷谈也不热情，但通过分析语境进一步发掘，可知道它常常是表示冷漠、不满。

又如“顾不上”，它的意义不仅仅是表示没有时间、精力或条件去理会、照管或注意某人某事，而且更表现出对另一事的专注或情势的紧张。

对于这些语句的语用含义的发掘、理解和把握，使我们能够确认、选定它们为习用语，而不致因习焉不察而忽

略、遗漏。

#### 4.2.2 规约含义和一般会话含义

在筛选、确认习用语时，还有两种情况应该注意。

4.2.2 A 规约含义：某些习用语的语句形式和语用含义的联系，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固定下来了。它们的语用含义对于汉族人来说，几乎已经变成了它的语义。如果说 4.1 和 4.2 节所举出的习用语，其语用含义和形式凝结的牢固程度还未被人们确认，是处在由非规约含义向规约含义演变的阶段。那么，我们现在说到的习用语的语用含义，就变成了语句的规约含义。

例如：“不怎么样”表示人或事物不好或不太好，令人不能满意，不能赞同；“凭什么”表示认为某种观点、主张或行为没有道理，因而反对并质问；“去你的”表示以斥责或嗔怪的语气，反对并制止对方的言行，等等。

再如“话又说回来”、“本来嘛”、“有的是”、“真是的”等习用语的含义，也具有规约含义的性质。

对这些习用语，为了更准确、深入地把握它们的语用含义，为了使研究适应国内外学习者的不同需要，我们也不应忽略对它们的研究和描写。

4.2.2 B 一般会话含义：有些习用语的含义能比较容易地从字面意义体会出来，只需对语境作简单分析就可理解。这些习用语的含义是一般会话含义，如“比得/不上”、“不得不”、“管[A]叫[B]”、“见不得人”、“来得/不及”、“说定了”、“想得/不到”等就是这样的习用语。虽然此类习用语的含义容易理解，但考虑到学习者中非汉族人士的需要，对其中的一些条目，我们也应注意分析和解释。

#### 4.2.3 鉴别、剔除

固定的语句形式有很多，而只有凝结着语用含义的那些，才是口语习用语。

这时，首先要把成语、俗语、惯用语等熟语排除在外。因为它们虽然也具有固定的形式，但表达的方式和意义均和习用语有所不同。其形式与意义之间之所以建立固定联系形成熟语，是由于其它不同的原因，而不是由于语言环境的媒介、催化作用。其意义也不是受到语境强有力制约的语用含义。

再有,某些语法格式,如“越[A]越[B]”、“不是[A],就是[B]”等。其固定的成分之间的关系,有语法上的规定性,其成分可替换位置上的词语,也具有规定性。但它们没有固定表达某一定语境中的语用含义。其意义的表达,主要依靠语义和语法关系完成。它们不同于将于5.2节叙述的格式化的习用语,不应列在习用语之内。

### 5. 习用语结构形式的固定是相对的

当我们确认某一语句是不是习用语时,可以看到习用语的构成成分和组合形式固定这一条件,不是绝对的。某些习用语的形式固定化程度较高,而某些习用语的形式固定化程度不很高。

#### 5.1 构成成分和组合形式的局部变化

有的习用语的结构成分,可有局部的变换、省略,有的习用语的结构形式可扩展,但这都不应导致习用语的含义和形式分离,是在形式基本固定的前提下发生的。

##### 5.1.1 个别构成成分的变换、省略

有些习用语个别成分可变换。如“少说两句”,“两”可作“一”;“话说到前头”,“到”可作“在”,“前头”可作“前面”、“头里”;“依我说”,“我”可用对方对话人的称谓代替,如母亲可对女儿说“依妈说”等。

有些成分变换的情况,因出现频率较高,可形成等义的习用语,如“这还用说”与“那还用说”;“[A]归[A],[B]归[B]”和“[A]归[A]”等。

某些习用语的个别成分,有时可省略。例如“真是的”可说作“真是”,老舍笔下的人物说话时,有时甚至只说:“真!”;再如“可不是”可说作“可不”;“说到哪儿去了”,“到”可省略,等等。

##### 5.1.2 结构形式可扩展

有些习用语的基本固定的结构形式可扩展。如“我说呢”可单用:“小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?”“他分到房子了,明天就搬家。”“哦,我说呢!”;有时也可说作“我说他怎么这么高兴呢”。又如“不是时候”多以固定形式使用:“这个问题现在下结论还不是时候。”;有时也可说成“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”。

### 5.2 格式化的习用语

有些习用语,其可变换的成分有固定的位置,有一定

的变换规则。此成分的变换，不会导致习用语的特定含义和形式分离。它们是格式化的习用语。如“[A]你的吧”，[A]是动词，指听话人正在进行或要进行的动作、行为。“[A]你的吧”的含义是要听话人做自己的事，不必顾及其它。又如“什么[A]不[A]的”，[A]常常是对方话语中提到过的词语，可以是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、短语等，说话人用“什么[A]不[A]的”表示对于对方的某个说法不同意、不考虑。

## 6. 习用语语用含义和语法、语义的关系

### 6.1 语法、语义对语用含义的制约

语用含义是受到语境的制约的。习用语表达何种语用含义，和其经常使用在何种语境有关，就像汽车要担负哪种运输任务，要由车辆所处的时间、场合，以及车主人的目的来决定。而习用语能出现在什么语境，能表达什么含义，还要受到构成它的词语和结构形式的制约，也就像汽车能担负哪种运输任务，还要看车辆的构成类型是怎样的。比如，卡车、小轿车、大轿车、救护车等，它们能担负的任务虽有交叉，但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车型的限制。

因此，当习用语的构成成分和结构形式的变化，不改变习用语的基本语义时，它不会使语用含义和形式分离，正如5节所叙述的那样。而当成分和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习用语的基本语义时，它所能派用的语境和能表达的含义，也会发生变化。

这种改变含义的形式变化，可产生近义的习用语。如“你看你”和“你呀你”，“就得了”、“就是了”和“就行了”，“也是”和“倒也是”；又如“什么[A]不[A]的”、“什么[A][B]的”和“什么[A]的[B]的”，“有/没什么好[A]的”和“有/没什么[A]头”等。

同时，也存在着形近而含义不同的习用语。如“有一天”和“总有一天”、“过日子”和“过的什么日子”、“说是说、做是做”和“[A]是[A]、[B]是[B]”等。

试以“看你说的”和“看[A][B]的”为例，分析构成成分语义、语法特点不同，怎样形成具有不同语用含义的习用语。

“看[A][B]的”中，[A]可由“你”充当，[B]可由动词、形容词充当，如“看你吓的”、“看你乐的”、“看你累

的”；“看你说的”中，“说”也是动词，似乎可归入“看[A][B]的”中去。可是，“吓”、“乐”、“累”都是对“你”产生影响，使之发生变化的行为或状态，“看[A][B]的”既可表示嗔怪，又可表示关切，其形式可变为“看把[A][B]的”，含义基本不变；“看你说的”中，“说”却不是对“你”产生影响的行为，“看你说的”的含义是认为对方的话不正确，以嗔怪的语气表示不同意、不接受，其形式如果变为“看把你说的”，含义就发生了变化。因此，“看你说的”应当独立为一条习用语，不应并入“看[A][B]的”中去。

## 6.2 语用含义对语法结构和语义的反作用

### 6.2.1 语用含义对语法结构的反作用

由于凝结着特定的语用含义，可促使习用语的结构形式固定化，这一点在4.1节已经说过，不再赘述。

语用含义还可使形式相近的习用语，分别形成不同的结构特点和规则。

如“算得/不了什么”，它可表示两种含义：一是表示对某人某事物不必看重，这时它于“什么”之后不带其它宾语；二是表示某对象不能归作宾语指称的某种达到一定标准、程度的人、事物或行为之中，此时于“什么”之后须带其它宾语。不论哪种用法，它的肯定形式“算得了什么”都以反问表示否定；不论表示哪种含义，其构成成分中的“什么”都很少省略。

而“算得/不上”只有和“算得/不了什么”第二项含义相近的用法，因此，它总要带宾语，而且它的肯定形式“算得上”不是都以反问表示否定，而是可以表示肯定；“算得上”的反问用法及“算不上”在表示否定时，都可以不带“什么”。

这样，“算得/不了什么”和“算得/不上”各形成不同的结构特点和规则。

与此相关的是“算得/算不得”。它分化成两类形式：它的含义用法和“算得/不了什么”第一项相近时，须加“什么”，构成“算得什么”、“算不得什么”这样形式的习用语；它的含义和“算得/不上”相近时，则可不加“什么”，成为“算得”、“算不得”这样形式的习用语。

语用含义对结构形式的这种反作用，从和习用语相组

合的句子成分或相搭配的小句也可看出。某些习用语或其某个用法，使用时需和其前后的句子成分或小句组合、配合，如“不至于”、“还不是”、“谁知道”、“就是了”、“得了”等。这些习用语在含义的表达上起着主要作用，但由于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不同的含义，会对与之组合、配合的成分或小句产生反作用，使之形成不同的语法特点，产生形式上的分化，以至形成不同的习用语。例如“你不知道”，如果它表示引起对方注意，继而申说对方不明了的情况，以说服对方听取自己的意见，此时，其后多停顿，后边接用的是陈述句；如果它表示某种感受或情绪，其后多不停顿，后边接用具有疑问句特点的小句作宾语，可用“你”、“我”等作主语或无主语。这就构成了另一条习用语。又如“不用说”，如其表示事情确实具有某种性质，会产生某结果，便用在前一小句；如其表示在后一情况下更具有某种性质，更会产生某结果，便用在后一小句。

习用语的形式上的特点、规则，是形式接受、适应语用功能的选择而形成的，语用功能是形式特点形成的动因；同时，形式也是语用功能得以表达的凭借，并反过来又制约着语用含义的表达，它是习用语语用功能的形式化标志。

有些习用语，不但使借以表达含义的语法形式形成特点固定下来，而且使某种修辞方式、语气固定下来，并发生演化。例如很多习用语是反问用法，可以说是反问句的习用化。一些反问用法的习用语，因习用日久，人们已失去对其是反问用法的明确意识，而且反问语气已显现出弱化的趋势，如“可不是”、“管它呢”、“还说呢”等等，就是这种反问语气弱化的习用语。

### 6.2.2 语用含义对语义的反作用

习用语表达的是在一定语境中确定下来的语用含义，从这点来说，整个习用语的短语语义，已经由于语用含义的作用发生了变化。因为我们已经不能只从词义和句法方面分析、理解习用语。而就构成习用语的词汇的语义来说，在语用含义的作用下，它也发生着某些变化。

习用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凝结不同的语用含义，其含义可以增生，形成多个义项。习用语中的某个词语，在不同语用含义的作用下，可产生不同于原有词义的意义。

例如,“话”的语义是:说出来的能够表达思想的声音。而在“有/没话说”这一习用语中,“话”可指事情、想法,如“你先别走,我有话说”;“话”还可指共同语言,如“他们两口子,表面上不错,可呆在一起没话说”;“话”还可指用以申辩的理由,如“人赃俱获,你还有话说吗”。“话”在“有/没话说”中的意义,在语用含义的作用下,发生了变化、分化。

这种变化、分化,也可表现在不同的习用语中,如“说”的语义是:用话表达意思;而“说”在“好说”中是指“商量”;在“不敢说”、“我敢说”中,是指“断言”;在“我说呢”和“我说”中,“说”的语义有时已不是很具体很实在的意义,由于语用含义的表的整体作用,它变得虚化了。

这种词汇语义的变化、分化,需在习用语中才能体现出来,但也可能形成词语的新义项。如“有意思”中的“意思”指情趣、趣味,既已成为“意思”的一个义项。

#### 7. 结束语

以上对习用语的分析,是具体运用语用学理论的一次尝试。这是一个新的课题,笔者对此知之甚少,而且水平有限,所作论述,缺乏深度,并多有讹误,愿得到专家、同行的指教。

#### 参考文献举要

- 何自然《语用学概论》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 
易洪川《应用汉语教程》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 
Laurence R.Horn《语用学理论》 沈家煊 译《国外语言学》  
1991.2 — 1991.4  
吕叔湘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 商务印书馆 1981  
廖秋忠《也谈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》《国外语言学》  
1991.2

## 凡 例

1. 语条收选: 本辞书收选对象为口语习用语。它们是在口语交际中, 经约定俗成而形成的短语或句子, 其特点是: 以基本固定的词语和结构形式, 表达一定语言环境中的特定的语用含义。

考虑到学习者的需要, 本书也收入一部分表示一般含义或规约含义的习用语, 如“不得不”、“不由得”、“吃不消”、“靠得/不住”等。

### 2. 条目安排:

2.1 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并存的条目, 多数列在一个条目出现, 以斜线“/”分隔, 如“坐得/不住”、“有/没的说”; 个别同义语条目亦如此处理, 如“这/那还用说”。

2.2 意义相关的语条, 以其中一条作为主条, 其它和主条同义、近义或反义及相关的条目作为附条, 列在主条之后, 标出[附条]栏目样式; 索引和正文中附条名目亦出现, 并注明见某某条, 如“甬看”见“别看”; “万不得已”见“不得已”; “不像样儿”见“像样儿”; “不是说好”见“不是说”等。

2.3 条目中个别字词使用时偶有变化者, 只在[注意]栏中说明, 不单立条目, 如“[A]跟[B]过不去”中“跟”可作“和”, 不单立“[A]和[B]过不去”条目。

### 2.4 条目形式符号:

2.4.1 [ ]号内写有大写字母者, 如[A], [B], 表示该字代表的语言成分是可替换的, 相同字母表示相同的词语成分, 如“爱[A]不[A], 可替换为“爱说不说”、“爱信不信”等。

2.4.2 ( )号内写有字词者, 表示该字词在使用中有时可省略, 如“(我)看你”中的“我”。

2.5 条目在总览及正文中均按汉语拼音音序顺次排列, 以条目中实际出现的字母的先后顺序为依据, 即( )号内字母计在顺序之内; 斜线“/”左右的字母, 按先左后右顺序, 作为音序依据, 如“有/没把握”在“有两下子”之后, 是以“méi”在“liǎng”之后为依据; [ ]号内大写字母, 排音序时不计在内。首字同音同字者连续列出, 按第二字字音顺序排列。

### 3. 释义: